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白先勇小说欣赏

广西教育出版社

欣赏

白先勇小说欣赏

郑文暉 陈若颖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白先勇是海峡两岸读者熟知的现代派著名代表作家，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奇才。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60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又与陈若曦等一批外文系的同学共同创办《现代文学》。这个刊物的产生，标明他们这一代人文艺思想的形成，并涌现出现代派文学的作家群。本书作者是攻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她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白先勇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着眼，细心研究这位现代派文学代表作家。确认白先勇在寻求重构新的文学形态的过程中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由于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立的文学主张，决定他的小说在主题和技巧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并赋予小说以久盛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创作声誉。

白 先 勇 小 说 欣 赏

郑文暉 陈若颖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8 $9\frac{2}{14}$ 印张 插页3 168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435-1194-0/I·105 定价：3.15元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我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要求下诞生的，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一开始就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在“五四”时期重点介绍近代西洋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又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就是出于我国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我国虽然也有过如创造社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提倡浪漫主义，各种流派也曾竞相争鸣，致使文苑百花竞发，但是新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几十年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这就是“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后来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不断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学仍然是发扬和发展这一传统。而不是忽视——更不是背离这一传统。如今使青年了解新文学的“五四”传统，认识几十年来新文学所走过的战斗的光辉道路，十分必要。现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约请一些大学的现代文学教师 and 文研单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可以帮助青年读者大体上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丰富收获和光辉传统。

现代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先进就先进在她的文学不是颓废的、黄色的、空虚而无聊的、贩卖低级趣味的，而是一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为着现实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我们已经产生了鲁迅、茅盾、郭沫若这样的伟大作家，还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作家。我相信，由于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和文学得到解放，今后若干年中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伟大和杰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道路必须善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三千年的，尤其“五四”以来的光辉传统，同时还要纠正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这样才能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于北京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旨在研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艺术风格。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史的新时期，出现了群星灿烂，百花竞发的局面，不论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有前所未有的成就。本丛书主要通过对作家具体作品的集中赏析，显现作家的艺术灵魂；汇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风貌。从而帮助我国大、中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扩大文学知识视域，提高文艺鉴赏能力，丰富精神生活，并促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以鉴赏为审美主要手段，并辅以评论专文和年表。欣赏文章力求结合文学史、作家创作道路，及其美学思想，准确而精细地剖析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评论专文要求较全面地综论作家的创作风格，评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年表则扼要地反映作家生活和创作情况；三者结合，形成有机整体，以映现某一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主要选择能够体现某一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代表作。一般以短篇为主，中、长篇和多幕剧则节选。同时根据不同作家的具体情况，或侧重某种文体，或以一种体裁为主兼顾其他。本丛书将依据具体情况出一位作家的专辑或几个作家的合辑。为方便读者均刊有原作。

四、《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贯彻“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撰写者立论鲜明，各抒己见，言之成理，不落俗套。具体方法，不拘一格，文字力求清新活泼，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五、《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原属广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业务。文教编辑室，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示扩建为广西教育出版社，今后丛书的编务和出版概由广西教育出版社负责。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7.7.15

目 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编辑例言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	(1)
玉卿嫂	(15)
悲剧的诞生与悲剧的美	(62)
——《玉卿嫂》赏析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70)
心路漫漫 情思绵绵	(85)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赏析	
游园惊梦	(95)
精巧的构思 细腻的描述	(120)
——《游园惊梦》赏析	
花桥荣记	(129)
魂系乡愁	(143)
——《花桥荣记》赏析	
梁父吟	(152)
寂寞心态的层层剥离	(165)
——《梁父吟》赏析	
思旧赋	(172)
无限悲凉对黄昏	(181)
——《思旧赋》赏析	
芝加哥之死	(191)

走向黑暗深渊·····	(206)
——《芝加哥之死》赏析	
滴仙记·····	(214)
多角度人物雕塑 速写似情节勾勒···	(236)
——《滴仙记》赏析	
白先勇年表·····	(245)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

白先勇于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开始他的文学生涯。除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惊梦》、《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谪仙记》、《台北人》、《骨灰》之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孽子》。此外，他还写作了一些文学理论文章和小品散文。结集出版的有：《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等。近几年他对戏剧创作产生浓烈的兴味，又出版了剧作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游园惊梦》。总之，他是一位被海峡两岸读者共知的才华出众的中年作家。

入台湾大学之后的1960年3月，白先勇与王文兴、李欧梵、欧阳子、陈若曦、叶维廉等一批台大外文系的同学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这个刊物的产生标明了他们这一代人文艺思想的形成。白先勇作为一个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并非偶然，正如他在《忆崎岖的文学之路》一文中所说：“《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

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白先勇在文中继续回顾道：“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对我们一直是一种鼓励……”。

《现代文学》创办者们都是同代人，他们身上留有相同的时代烙印。他们在童年经历了战乱，又在战争的废墟上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赖以生长的土地还是赖以信仰的价值观念都是百废待兴。他们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不仅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文化上重建家园。而“五四”的创新精神赋予了他们以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和力量。因此在当时的台湾，新的文学运动便蓬勃兴起。这新的文学运动包含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输入以及对这一代人的文学创作的影响。白先勇说：“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性特强，又因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

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徬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哀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汤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们都在争论的加缪的《异乡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

然而白先勇这一代人在寻求重构新的文学形态的过程中并没有全盘西化，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都采取了冷静的批判态度。在台大期间，白先勇不仅研读西洋文学，也常常到中文系听课，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他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又受过“现代主义”的冲击，因此“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正是白先勇这一代台湾作家鲜明的文学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就有着突出的反映。）

从小说的叙述方式，人物形象精雕细刻的塑造和人物语言的口吻描绘等等方面，可以看出白先勇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之深。尤其是一部《红楼梦》使他受益匪浅。这部小说之所以给他如此多的文学养料，恐怕是因为这部巨制中所表现的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一些人物的命运多乖，世事运迁的无常，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因为作者本人也曾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这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上流社会，看到了不仅是自己的家族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家族的兴亡，也看到了许多达官显贵的落魄，这使白先勇的许多小说始终弥漫着“旧时王谢堂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也仿佛使人重听了一曲《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而从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来说，白先勇的小说不仅在技巧上融合了一定的现代派小说的写作手法，同时在对人物命运、人物心态的把握、审视的角度方面，也汲取了现代派的养料，具有与中国传统小说相异的特点。

总之，特定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和时代要求的结合促使白先勇的文学思想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特征。当然这样的特征笼统地说来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但由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个性特点，又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还具有与同时代人不同之处，具有自己的文学风格。夏志清论及白先勇小说艺术的卓越成就时说：“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奇才。这一代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和文化上的乡愁，一方面养成了他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而正统的西方文学的训练和他对近代诸大家创作技巧的体会，又使他成为一个力求创新，充满现代文学精神品质的作家”。

具体地说来，白先勇独立的文学主张首先是注重小说的审美意识，而摒弃小说的社会功效，认为文学是非功利的。其次认为小说应以对人的理解为基础，因而人物的命运、情感，人性的内涵是作家关注的重点，而不是侧重于宏大的社会问题或历史事件。再次认为小说应该有完整的形式，小说应当是形式与内容统一和谐的产品。

白先勇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立的文学主张也就决定了白先勇的小说在主题和技巧两方面具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二

如前所述，白先勇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决定了他所接触的生活面与众不同。他享受过富贵荣华，见识过上流社会排场豪华的物质生活，同时也熟悉这一类人的精神世界，熟悉他们的种种心态。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经历了战争的动荡，正因为他出生于军人之家，使他对战乱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他曾随家辗转南北，最后被迫离开大陆移居台湾。在这里他又亲眼目睹了、亲身体验了他的父辈们命运的变幻。人生的无常，给予作者的心灵以很大的冲击。这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感情来关注这些上层人物沧桑的历史，洞察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活动。这类题材的小说大多收在作家的小说集《台北人》中。作品主要取材于两类人，一类是舞女歌伎，她们都曾红极一时，在灯红酒绿中放浪形骸，混迹于风月场中蹉跎青春；或者是那些曾经夫贵妻荣地风光过的将军们的妻妾。其代表作品有《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秋思》等。另一类则是那些显赫一时，

“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或一介武夫。这类代表作有《梁父吟》、《国葬》、《思旧赋》等。这类小说虽然题材各异，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表现这一代人的失落感。这些小说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回忆来展开小说的情节故事。回忆或倒叙成了小说的创作方式，同时也形成了小说的思想情感的特征。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活动便是“怀旧”。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也有一个共同点，即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生活被割裂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有一条

清晰的裂痕，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过去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消亡，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沉沦，人的意识无法遏止的物质失落。社会历史不会重演。在这里，

“过去”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也包含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和人生经验。从普遍意义上说“过去”意味着青春年少，充满欢乐、希望和理想的岁月，昂扬的精神，坚强的臂力或者是花容月貌，绰约风姿；“过去”意味着美丽的爱情，纯洁的心灵，美满的生活。而“现在”则当是苦涩的落泊、颓败、衰老、堕落与沉沦况味。作者一方面对“过去”满怀诗意的讴歌，而对“现在”又不免流露感伤的叹息，另一方面又赋予这“过去”与“现在”以特定的社会内涵。这些在具体的人物身上皆有具体的体现。钱夫人的“过去”不仅有过一段痛苦而真挚的美好爱情，不仅曾有过美丽、婉转而动人的歌喉，同时也有过富贵荣华的地位，豪华生活的排场，有过作为将军夫人的风光与荣耀。金大班的“过去”同样有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的毁灭，不仅如此，她还有过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那种风头。“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奎还能和她唱个对台。人家都说她们两人是九妖女白虎星转世，来到黄浦滩头扰乱人间”。而钱夫人的“现在”，不仅有对过去的爱情与青春的追忆，也有对过去的富贵与喧嚣的物质生活的留恋以及对现在比她更为风光的女人的醋意。金大班虽然难忘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可她同样难忘自己红极一时，出尽风头的年月。同时对于过去的爱情的缅怀并没有动摇她现在对现实的抉择，现在她拒绝了真诚地爱着她的一个男人，她需要的不再是爱情，而是一个“象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类小说

的主题还有一个特点，即浪漫主义与市民心态的结合。浪漫主义体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对过去美好的情感的缅怀与追忆上，这也是作者本身所要讴歌和赞美的。而“市民心态”这一点则体现在主人公对过去的物质享受、荣华富贵、风流韵事的世俗化的心理满足上，这一点在《秋思》中的华夫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集中。这种心态对于这些风尘女子来说是真实可信的。除此以外，这种心态在那些战将武夫身上也同样有所体现。《国葬》中的那位秦副官不仅留恋过去辉煌的战绩和历史的功勋，也同样留恋自己作为长官的侍从的身份，留恋那种跟在长官背后，而两边的士兵轰雷般地对他们喊道：“敬礼——”，那样一种风光的情形。也许每个人都不仅有美好高尚的人性的一面，也会有庸凡而卑微的一面。作者在作品中将浪漫主义的情愫与世俗的市民心态极其自然地结合来刻画这些人物，也许正基于作者的“文学是以对人的理解为基础”的文学主张吧。作者始终通过作品去理解人，表现人。

在这类小说中，作者让人物盘桓在“过去”与“现在”这样两个时间层，人物都苦苦地专情于过去，而过去又不再回来，这就使得作品的“时间”观念很强，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极大关注使作品始终弥漫着“自古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古典式情怀，回荡着人生无常，世事如烟的人生慨叹。作品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情调，该是取决于作家主体意识中的佛道观。“万事皆空”的佛教意识在白先勇的思想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白先勇小说的一大主题特色。

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始终把现实世界比作“孽海”，把人物的现实生活看作是在孽海中沉浮，把人物的命运

视为命中注定。《游园惊梦》中瞎子师娘说：“荣华富贵——只可惜长错了一根骨头。”这种宿命观始终纠缠在女主人公钱夫人的思想中，使它成为人物诠释自己整个人生的一种信条。金大班对自身的现实状况则怀着“只剩下她玉观音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三十年”的内心恐惧。在对尹雪艳这个人物的塑造时侧重于表现她这个“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则人亡”符咒式的形象。作家主体意识中的这些佛道观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消极达观的思想特色，在主题上具有一种哲理意义。由于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思想的熏陶颇深，因而白先勇本人就曾把《红楼梦》看作是佛教思想的产物。佛教思想对他的文学观念影响之深于此可窥一斑。

《纽约客》是白先勇另一部小说集，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类小说的题材则选自作者的同代人。他们这一代人既有从大陆迁台后成长起来的外省子弟，也有台湾光复后接受祖国教育长大的台湾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台湾当时盲目的出国热潮中飘流到海外异域，或者追求西方的物质文明，或者谋求发展个人的前途，成了一群“流浪的中国人”。正如一些海外评论所称，他们是“无根的一代”。小说集《纽约客》中的《芝加哥之死》和1965年发表的《谪仙记》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们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的父辈还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过去，还可以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漫度“现在”，而这一代人没有“过去”，他们的过去是风雨飘摇的年代，所面临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全面的荒园。他们于是离乡背井，想在异国他乡寻求一片乐土。